

长篇小说

祖界!

历史·英国人在威海卫

祖界!

徐承伦●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租界!

历史·英国人在威海卫

租界!

徐承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租界! 租界!: 历史·英国人在威海卫 / 徐承伦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9-05717-6

I. ①租…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08200号

租界! 租界!

ZUJIE ZUJIE

徐承伦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策划编辑: 袁 强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颖 魏依云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1.25 字数: 400千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01 大英内阁决定租借威海卫 / 001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租占威海卫，直接威胁着英国的在华利益，为了牵制日本，大英内阁决定向清政府租借威海卫。

02 英军在刘公岛升起了“米字旗” / 023

1898年5月24日，在维多利亚女王79岁生日这天，英国军队在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升起了帝国的“米字旗”，他们将中国这片古老的威海卫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女王。从此这面旗帜在威海卫上空飘扬了32年。

03 抗英斗争，英军无一人伤亡 / 039

为了不受英人奴役，威海士绅百姓在丛树龙的带领下，成立团练，保土护民。可是在这场抗争中，威海百姓虽然人数众多誓死抵抗，死伤无数，却改变不了威海成为租界的既定事实。

04 二少爷走进巡检司衙门 / 076

丛府二少爷丛滋勇在阻止英军划界的斗争中被打瘸了腿，不能继承家业，但是却进入了卫城巡检司衙门当差，走上了升官发财的道路。

05 威海卫来了首任行政长官 / 101

港英政府二号人物骆克哈特从香港来到威海卫，担任威海卫行政长官。他看到威海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踌躇满志，要将威海建设得比香港更美好。骆克哈特在威海卫待了19年，是威海卫租界统治的奠基人。

06 二少爷当上禁烟局局长 / 118

二少爷丛滋勇利用巡检司的权力，暗中伙同在外面包养的女人石榴开设大烟馆，滚滚财源让他心花怒放，行贿巡检大人，混上了禁烟局长的职位，他得意扬扬地回到丛府炫耀了一番。前方道路看似无限光明，却为自己暗中埋下了隐患。

07 庄士敦来了 / 146

1904年，威海卫来了一位传奇人物——庄士敦。庄士敦笃信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他认为威海卫是他实现政治、社会理念的理想之地，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踏上这方土地，他便与威海卫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临终前还对这座古老的东方小岛念念不忘。

08 庄士敦遇到大麻烦 / 165

庄士敦在威海开设新式法庭，丛府的三小姐走进法庭状告与丈夫离婚，成为威海历史上第一位离婚的女人。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他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09 西风东渐，三少爷去了英国留学 / 198

庄士敦邀请威海士绅参加刘公岛，登上了英国军舰，在这军舰之上，先生终于悟出了多年不解的谜——英国何以能够租借威海卫。他决定将三少爷丛志道送往英国留学。

10 二少爷闹革命 / 219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威海卫，二少爷丛滋勇对局势有着天生的敏感，很快与山东同盟会员取得联系，准备在威海发动武装起义。

11 三小姐敏儿嫁给英国人 / 249

三小姐敏儿在洋行中结识英国商人詹姆斯，两人陷入爱恋之中，但是却受到父亲和家族的阻挠，几经波折，最终找到了幸福的归处。花儿对先生暗恋的隐私也被大英民医院的韦尔斯院长察觉，经过引导，皈依了天主教。

12 庄士敦走进紫禁城 / 280

庄士敦施政受挫离开了威海，在上海他遇到了李鸿章的三子李经迈，一番促膝长谈成就了一段传奇，庄士敦走进了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他成为中国几千年帝王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具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13 庄士敦离开 / 305

庄士敦以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从北京返回威海任职。1930年10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威海卫，结束了威海卫32年的英租界生涯。“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是绝不会遇到像我这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庄士敦带着无限的惆怅与眷恋离开了威海，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附录

1. 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 / 001
2. 大英驻扎威海卫办事大臣庄士敦临别演说词 / 003

01 大英内阁决定租借威海卫

——唔呵?!先生一惊——圣寿寺山门下云雾缭绕的漫漫石阶旁，一棵古松虬龙般扭曲向石阶，树冠上果真轰然开着一朵巨大、触目惊心的黄花。神了，古松怎么开出了朵天大的黄花!耶?来时怎么会没看到?

在类似的问题上，管家老锁往往能解疑释惑。噢，先生，咱来时是上山，低着头;回时是下山，仰着头……说着，他连蹦带跳地扑向了巨大的黄花——先生呀!变了，怎么变成了一柄大黄伞?!

呵呵，先生笑着走下台阶，似乎并不意外，说，大和尚，我的圆智大和尚呀，想不到，你佛门也开这样的玩笑呀。

老锁的心倏地一跳，惊愕旋即化解，冲先生诡谲一笑，说，先生，圆智大和尚说是花就是花，这黄伞不是花也是花了呀……

先生扭头冲老锁笑笑，耶?老锁呀，你不是信了多年的道教么?怎么到了寺庙便有了佛家的禅意?真是到了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了。

老锁再次诡谲地一笑，缓一缓语气说，圆智大和尚不是说了么，这“黄花”是特意为迎接你而开的。要不，可就真枉费了大和尚的一番苦心了。

耶?先生一怔，问：老锁呀，你可并没随我进禅房呀。好啊，好，老锁你有一对好耳朵呀……

老锁张了张嘴，一时无以应对了。

圆智和尚的确说过那样的话，但那是与先生在禅房品茶时单独对先生说的，而老锁并没得到进入禅房的邀请，自然不该听到这番话的。一向灵光得能与神鬼相通的老锁在显示灵光时，却让自己的偷听不打自招了。

在禅房内，圆智大和尚笑笑，对先生说：施主可曾留意，今几个山门的古松上开了一朵硕大的黄花？

噢？先生心下一怔：古松会开花？没见山门的古松上有什么大黄花呀。头脑倏地一个激灵，呵，怕是大和尚又设了什么辩机的圈套让我钻吧。不止一次领教过圆智大和尚类似的“圆智”，每一回，稍不留神便被圆进了圈套里。想到此，先生便淡淡一笑说，凡心不曾留意，也不具禅意，住持的意思是……

大和尚沉吟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呵呵，枉费了老衲一番苦心了……

此时，老锁感到有凉风飏飏拂面，只能解嘲地笑着说，我、我在禅房外走动，候着先生。是、是大和尚的话长了腿，自己跑进我的耳朵里的。虽然加了点儿幽默的狡辩，也算是承认了自己的耳朵听了不该听到的。

被管家老锁称为先生的先生，是老锁的东家，卫城大丛府、乡间温泉大庄园的主子，威海卫一带首屈一指的大户、著名的乡绅丛树龙。

先生与信奉道教的管家老锁之间，时常出现这种有趣的、充满玄妙智慧的驳辩，有时干脆是找话题为辩而辩，甚至只是为了得到斗斗嘴的乐趣。这时候，老锁用不着顾忌主仆、尊卑，只管使出浑身的解数辩驳好了，要是让先生察觉他曲意逢迎，反倒真会恼怒的。有了这一层，主仆间的关系便微妙特殊了。

这一回合，显然老锁处于下风了。

东家不到二十岁便考中秀才，可没人晓得为什么，他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了，也不曾追求入仕，半生来优哉游哉隐于乡间。似乎他并没怎么为家业的发达操心劳神，但府上的渔行、船行、盐场、店铺、客栈等，生意一年比一年兴隆；温泉庄园的田产则如海潮退却的海滩，面积越变越大，不仅成了威海卫、文登一带著名的乡绅，更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大户。一提起卫城里的丛府、乡间的温泉庄园，方圆百里人人都会肃然起敬。

东家可谓是大大的老爷了，但人们只称其为“先生”。很久以前，当东家成就了“老爷”的家业后，即立下了规矩，不许府里的上上下下称其为老爷，而乐于接受先生的称谓。久而久之，不仅府里的上上下下，此一带的百姓都称呼本该是老爷的东家为先生了。先生也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府上其他人，则仍随世俗，任由外人称之为老爷和少爷、小姐。

虽是先生贴己的管家，但有意无意偷听主子与别人的谈话，总是有点不太规矩的。老锁尴尬地笑笑，旋即转入了对先生的恭维：先生中呀，不管怎么

说，圆智大和尚是从心里敬着你呀。卫城里有你多少买卖呀，庄园那儿又有多少田产呀。先生呀，你的家业是多么的大呀。老锁越说越激动，先生，你的威望比家业还高，还大呀……你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你才是真的得道了呀……

老锁的话并非恭维，先生虽没入仕无官衔，却得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真谛，其威望和影响在威海卫一带的确无人可比。别说是威海卫巡检司的官员，即使文登县的知县（文登县辖威海卫），对先生也是恭敬有加。每任知县上任伊始，总要前来拜谒先生的。先生的威望浸润了这方水土，只有从先生这里汲取些养分，才算是获得了在这方水土生长的条件。

哟哟，老锁你不得了呀。先生戏谑地笑笑说，你指的是你信奉的道教的道吧？我可是不信道教的呀，你老锁可是多年的道教徒呀。真难为你能背得上这些道教的符箓了。说到这里，先生突然打了个眼，卖一个关子：哎，老锁呀，莫不是你们道教的神仙关照的是不信道的人？

惭愧呀，惭愧。老锁解嘲地笑着说。修心炼性才近道，俺修炼的还是太浅呀……这种时候他用的是“俺”而不是“我”，似乎这样更能显出虔诚。

耶？那你这信道的，不会是越信离道越远吧？你这是在笑你道教的神仙还是笑你自己？先生抖出了揶揄的包袱，老锁被噎住了，哭笑不得。

显然，这一回合的辩机老锁又处于下风了。

先生是从温泉庄园带着马车去寿圣寺送布施的。

马车离开庄园时，一串叮当、叮当的铃铛声，冰雹般敲打在了花儿的心上，她如一只急惶的蜂儿，从大蜂巢般的庄园的某个房间飞了出来。

先生的专用篷车和一辆拉布施的双套马车，已沿着庄园前的路向东驶去了。花儿倚着木栅大门，目光被远去的马车抻得越来越渺茫、哀怨……继而，心倏地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身子也风摆柳条般簌簌抖索了……今儿个我这是怎么啦？怎么会涌涨起这般奇怪的莫名其妙？难道先生是往一个迷雾缭绕深不见底的渊潭而去了？……马车不见踪影了，花儿的目光终于如抻断了的风筝线，“嘭”地溃落了，附着在了环绕庄园的栅栏上。栅栏上面已爬满了牵牛花以及别的藤蔓，间或有零星的小花朵点缀其中。马铃的叮当声响似乎并没消散，如蜂蝶般凝滞在了藤蔓的叶片、花朵上，这让她怅然若失委靡空落的心稍稍充实振作了些。

庄园坐北朝南，花儿转身要返回时，南面田野一片葱郁的气色直扑而

来，哗啦啦为她铺排开了另一片天地：哈，这是多么好的田野，多么新鲜的天地呀……她身不由己地穿过了庄园前宽阔的空地，顺着一条田间小路进入了田野。

的确，五月的田野是多么诱人，多么新鲜呀！庄稼、树木、野菜、野花、杂草……地上的一切都洋溢着盎然生机；各种鸟儿在空中、树上、田间清脆地鸣啭；空气中弥漫着丝丝缕缕葳蕤鲜活的气息……花儿就这么向田野的深处走去，脚步禁不住青蛙般蹦蹦跳跳。花儿呀，你不知道，俊俏的你比天地间的景致更迷人，你如一道彩霞飘过来，让整个田野变得更灵动、更妩媚了。

走着走着，花儿听到了好多根琴弦被无数双手错杂拨动的声响；风儿刮过树林，树叶与树叶相互拍击的声响；一群被惊动的鸟儿一起扇动翅膀的声响……一条汤汤涌涌波光粼粼的大河呈现在她的面前了。哈，是流淌的河水，发出了嘈杂又惊心动魄的声响呀……这条大河叫洗心河，它自西北方向蜿蜒而来，穿过庄园的田野，在不远处的东面汇入大海。花儿几乎从没来过河边，猛然面对浩浩奔流波光粼粼的水面，不由得有点紧张忐忑了。看着看着，阳光让每一朵浪花都变成了眨动着奕奕光波的眼睛，竟让她的双眼迷离了；一波波如抖动的丝绸的波纹，让她的心旌也迷乱了；无数根琴弦拨动的叮咚、哗啦声响，让她的心弦也战栗了……如同一只怕水的小动物，她有点眩晕惶恐了——呵，河面上颤动着的这大半个身影不就是我么？天哪，我正随着这河水起伏漂流呀……骤然间，似乎汤汤汨汨的河水一下子灌涌进了她的心胸，一种莫名的、不可遏制的缱绻伤怀，将她从里到外给淹没了……

花儿不是庄园的人，不是丛府的小姐，也不是丫鬟之类的用人下人。花儿就是花儿，她算是丛府一个特殊的人。

多年前，一个夏末的傍晚，先生在卫城东门外的海边溜达。突然，一阵越来越急促的嚷叫声传来，先生转回头，一个瘦小的小女孩如被老鹰追击的小鸟，已经扑到了面前，仓皇地扯起先生长袍的下摆，忽地一下钻了进去。还没等先生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个老妈子已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先生面前，不由分说从长袍下揪出了小女孩要拖走。小女孩死死地抱住先生的腿，苦苦哀求救命……

原来，这小姑娘的家在南方，在她六七岁时，家乡发大水，父母被洪水卷走了，她便被辗转卖到了卫城的妓院。小姑娘虽小，在妓院待了不到一年，那样的环境让她明白了，等待着她的将是怎样的营生。得了一个空儿，她便逃了出来。

先生救下了这个小姑娘。

——作孽呀。小姑娘的遭遇让大娘悲悯歔歔不已，真是个小可怜见呀。

大娘即先生的夫人，府里的上上下下称其为大娘。

先生对大娘说：这孩子太可怜了，要不咱就收养了她？

这还用商量？大娘说，要不收养她，就是咱作孽了。大娘抚摸着小姑娘的小脸。嗨，活脱脱遭霜打的小花骨朵呀。又问小可怜见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摇摇头，说她的名字被换了几次，也不知该叫什么名字了。大娘越发感慨歔歔了，那就管这小可怜见叫花儿吧。自此，花儿就成了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的名字。

花儿在丛府长大了，几年前，在大娘的撮合下，将其许配给了管家老锁的小儿子，在丛府渔行当伙计的戚务忠。

花儿平日在卫城的丛府大宅，昨天才随先生和管家来到了庄园。今天先生与管家也没交代什么，突然坐着马车离开了庄园，把花儿给撇在这里了。

花儿啊啊地吐着气，心底则冒出了一串水泡般的哀矜：我的命是不是跟这流淌的河水一样呀……

大河一点儿也不在意花儿站在身边，也不理会花儿的伤怀，自顾奔流而去；河面虽然映出了花儿娇媚的面庞，但大河哪里想得到，此时花儿心中奔涌的是比大河还浩瀚的激流呀……

终于，花儿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鹿，仓皇地转身跑离了河边。她没有察觉，两行晶莹的泪水，淌在脂玉般的脸颊上了。好在还没跑到庄园的木栅大门处，清爽的风便将泪珠给吹干了。

先生与老锁终于走下了寿圣寺山门漫长的石阶，马车和几个下人在下面的路口候着。

“嗵、嗵——”一串闷炮般的响声滚来——开在古松上的巨大黄花变成了一个飞轮——桐油油过的黄伞顺着台阶滚跳下来，每跳下一个台阶，都如同一声闷炮。

施主呀，怕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要来了。要离开禅房时，圆智大和尚突然对先生说出了这样的话。

多年来，圆智大和尚不止一次对先生说过类似的话，每一次都很应验，大都是涝、旱、雹、蝗、疫等自然灾害降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时不好的事也指人祸。三年前，圆智和尚就曾对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没过几天，北洋水师的大兵舰，便被小日本的“膏药旗”舰队打趴了，日本的兵丁占了北洋水师的大本营刘公岛，至今还占着。

先生急切又惶惑地问：是哪样不好的事？是旱灾？还是水灾？

圆智和尚说，现时他也说不准是哪样事，只是有不祥的预感，好像又有什么大事要来了。

又问：是兵燹么？难道是比较三年前日本兵打进威海湾还凶的么？

圆智和尚说，三年前的凶事是从东边的海上来的，这一回好像是要从西边的海上来。老衲隐隐感到，脚下的大地正在隆隆地龟裂——还有海水，汪洋的海面也在涌涌荡荡地龟裂出沟壑呀……难以用凶吉判定呀，究竟是怎样的事老衲也说不准，现在能感觉到的，只是又有什么大事要来了呀……

天哪，海水怎么会龟裂出沟壑？那是多么不可想象又多么可怕的凶象呀……先生不敢再问下去了。

施主呀，大和尚又说，无论是好是歹，也无论是凶是吉，要来的还是要来。再不好的事，再凶的事，要来还是要来，挡也挡不住的，也许这就是劫数。

先生陷入了深深的沉闷。

圆智和尚苦笑，似乎那不好的事是他亲手炮制的，要推给先生。他搓一搓手，用带着歉意的口吻感叹：看看，看看，老衲怎么总是把忧心的预兆带给施主呀。

哪里，哪里。先生摩挲着银水烟枪说，住持不是说再不好的、再凶的事要来，挡也挡不住么？既如此，忧心不是已注定无用的么？他抬起头，叹一声，又说，住持，不管是怎么不好怎么凶的事要来，我还是会跟往常一样来送布施的。

圆智大和尚觉得先生多少曲解了他的意思，但又不便解释，只有沉沉地笑笑。

先生凝视着圆智大和尚，感慨：我的大和尚呀，明知要来的是不好的事、是凶事，你就不能求佛祖发发慈悲，阻止、禳解么？

阿弥陀佛——大和尚双手合十诵一声佛号：我的先生呀。奇怪的是他不称施主而直呼先生了。尘世间有绵亘不绝的苦，有难以解脱的难，才有了佛祖呀……

大和尚的话如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头脑里拂过，让他的头脑顿时有了佛的觉悟。大和尚，他的身体微微一颤说，如果人世间没了绵亘不绝的苦，没了难以解脱的难，是不是也就没了佛祖？或者说也就用不着佛祖了？这人世间的灾难苦难纷争兵燹，是不是就跟风雨雷电一样，不可避免？稍一顿，不等大和尚回答，又说，就像没有了汹涌的茫茫大海，就没有了渡海的船？

阿弥陀佛——住持诵一声佛号，再一次冲先生双手合十吟哦：施主，施主

呀，你已经在参禅了——老衲刚说过么，施主有慧根哪。

先生缓缓站起身来，也像大和尚那样双手合十：那只能靠大和尚广施佛法普度众生了。

阿弥陀佛——

圆智和尚与先生最后的这番对话，管家老锁没听到，当听到先生要离开禅房时，他便提前离开禅房门前了。

老锁迅速地拾级而上，接住了大黄伞，又擎着大黄伞来到了先生身边，笑道：先生呀，你看，神了，真是神了，这大黄伞追着为你送行哩，这莫不是要让你一路踏花而行？

先生却笑不出来，圆智大和尚的谏语，在他的头脑里如飞轮旋转。这柄如飞轮追来的大黄伞，在他的眼里变得越来越不祥了。

噢，噢，先生……老锁觉出了什么，颤颤地举着伞小心谨慎地问：把这黄伞送回去，还、还是……

嗨——先生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既然它自己追来了，躲也躲不过呀，就把它带上吧。

老锁不明白，先生为什么说躲也躲不过？为什么口气充满了对这柄大黄伞讳莫如深的意味？他只好小心翼翼地点点头，说：也是，也是，那咱就只好留下这朵开不败的大花了……

先生上了篷车，老锁也上了先生的篷车。

先生的眼皮沉重地闭上了。

老锁问：先生，咱径直回卫城么？他说的卫城，就是威海卫城，人们习惯上称为卫城。

先生没吱声，眼皮也没睁，只是颤了一下，似乎没听到老锁的话。

老锁只好朝车老板撅撅嘴，示意他只管扬鞭赶马走着。

先生的专用篷车在前，拉货的马车在后开拔了。厚厚的铁圈包裹的车轮碾着山路，发出轰轰辘辘的响声。

先生仍沉沉地闭着眼，可眼皮不时抽搐战栗，让老锁的心随之一跳一跳，禁不住颤巍巍地问：啊先生，你闭着眼是、是要看到远处吧？看到远处有什么要来吧……

先生的心不禁一跳：好一个老锁呀，莫不是你也得道成仙了？——老锁你言中了，我的确是想看到远处有什么要来呀……但事与愿违，我闭上了眼倒成

了反观内照，没能看到远处要来的，看到的却尽是已来了的过去：

多么清晰呀，三年前，就在我的眼皮下，日本的兵舰不但毁了北洋水师，还打进威海湾占了刘公岛……

我还看到远处虽没亲眼见，但确已来了的大事：

去年（1897年），德国的大舰队打进了胶州湾，逼着咱大清与他签了租借胶州湾99年的《中德胶澳租借专条》……

德国的兵船打进胶州湾不出一个月，沙俄的兵船便开进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长驻下了。咱大清只好相继与人家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并给了人家修筑中东铁路支线至大连等特权……

嗨——老锁长叹一声，不得不阻止先生继续说下去了。啊先生，你看到的，怎么尽是这些呀……好像这些已发生了的不好的大事，是因为先生闭着眼看才发生了。老锁的语气变得更惊愕了：先生呀，你闭着眼，想看到远处要来的，莫不是又是什么不好的事么？倏地想到了圆智和尚，老锁越发悚然。先生呀，莫不是那大和尚他对你说了什么不吉利的话？他究竟对你还说了些什么呀……

先生不想说出大和尚对他还说了什么。嗨——他只能长叹一声，老锁呀，要是睁着眼，不想看到的不好事就不会来，那我睡觉也会睁着眼。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瞑目呀……

似乎一股寒风扫过，老锁浑身战栗，再也不敢问什么了。

大车来到了岔路口：温泉庄园在西南方向，而卫城在东北方向。虽然驾辕的老马识得哪条路通往庄园，哪条路通往卫城，但老马还是停住了脚步，因为它不能同时踏上两条不同方向的路，只好回头望车老板了。车老板将鞭子擎在半空荡悠着，他比老马更不明白该往哪条路上指引老马，因为他更不能让大车同时去往两个方向，只好用目光去问管家老锁。老锁比车老板更难抉择，只好看先生，而先生的眼皮不知何时又闭上了，神态变得越来越阴郁，越来越不可捉摸了。

先生。老锁怯怯地叫了一声。咱是回卫城还是……他试探着问。

先生不语，挨过了片刻，又默默起身下了篷车，径直走向后面那挂拉货的双套大马车。

老锁急惶惶地跟了过去，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先生在拉货的大车上坐稳了，看看老锁，说：你坐着我的篷车回卫城吧，我要回庄园。

之前，先生的意思很明确的，送完了布施要直接回卫城的，怎么突然变卦又要回庄园？难道他闭着眼那会儿，真的看到了什么不想看到的凶事要发生、要来了？

先生不想让老锁再为难了，缓和了语气说：老爷子的八十寿辰不是再过几天就到了么？我还是回庄园再看看吧。

距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还有十几天，这会儿子又要回去看什么？又为什么让我单独回卫城？老锁眨巴着眼越想越不安了。

先生只好笑笑，说：你用不着寻思多了，我是要回庄园散散心。你只管回卫城去吧，该采办的东西你张罗就是了。

说完，先生乘坐的大车已经向庄园的方向行动了。

先生乘坐的大马车悠悠地向温泉庄园而来，远远地，庄园的景象已隐隐浮现了。

先生平日大都住在卫城的丛府大宅，只是偶尔来庄园小住，他返回庄园也的确不是为了老爷子做寿的事。走出寿圣寺后，便觉得心里越来越有点儿堵。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时，往往要找开阔的地方，去排解些什么，比起卫城的大宅，庄园当然是开阔的。

还有一点似乎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隐秘——花儿被落在庄园那儿了。

车轮辘辘，马铃叮当，让春日的田野越发生动了。不知不觉已进入温泉庄园三千多亩的地盘了，路两边一望无际的田野全是庄园的。

离庄园不远处有个古老的村庄叫温泉庄，村北有个天然温泉汤池，哪怕冬天，也汨汨冒着适宜泡澡的温泉，村庄便因温泉而得名。先生是温泉庄人，所以人们也就称先生的庄园为温泉庄园了。

远眺巍巍的庄园，由一群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构成，背依漫漫的青鸟山，面向连绵的一片沃土。它的主体是一个四进的大院落，由很多的房间连接，周围又连着库房、马房、油坊、钱庄、酒坊、粉坊……远看去整个庄园如同一个巨大的蜂巢，而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蜂房。

没有围墙的庄园向着田野开放，波光粼粼的洗心河，如巨幅蓝绸带在庄园前蜿蜒奔向东海，辽阔无边的田野长驱直入地涌进了庄园的怀抱……不少人多次建议要在庄园的四周修建起高大的围墙，但都被先生阻止了，只是用篱笆圈起，又以木栅栏造了个象征性的大门。现在看来，不修围墙是多么英明呀。

庄园里的伙计比卫城里丛府大宅的下人多得多，老爷子做寿的事自然有人张罗。但先生总要表示自己很上心才是，他把大少爷丛滋敦叫来叮嘱了一番，

爷爷的八十大寿一定要做得气派，所需的开销全由府上出。

大少爷点头称是，他不善言语，对先生的任何决定总是点头顺服的。

先生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少爷丛滋敦经营着庄园，二少爷丛滋勇经营着威海卫的各种生意，三少爷丛志道还小，在私塾读书。大女儿和二女儿已经出嫁了，只有小女敏儿还待字闺中。虽说大少爷、二少爷各管一方，经营上各立账目，但整个丛府并未分家，所有的收支总体上还是由卫城内的总账房掌控，也就是先生说的府上。

一晃，先生在庄园已待了两天。田野和煦的风、洗心河清润的波光，让先生的心情渐渐疏朗起来，不可名状的忧郁也随之一点点消散了。

想不到，到了第三天，卫城巡检司衙门的巡检大人、周围村庄相交较深的几位乡绅，竟然提前来送寿礼了。按习俗，一般是老人做寿的当天，受到邀请的人才带着寿礼来庆寿，现在请柬大都还没发出，他们竟提前这么多天来了。其实这些人可并不是弄错了日子或不懂习俗，他们要的就是提前和不请自来这特别的意思，这样才显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才显出他们与先生的关系特殊。

既然来了庆寿的客人，自然要摆酒，老爷子的寿宴算是提前开了场。

来客先是连连敬老爷子的酒，没料到，耳聪目明鹤发童颜八十岁的丛老爷子，竟然来者不拒连喝了一壶酒。最后亲自把着酒壶，给客人一遍遍地筛酒了，几乎让来客全喝高了。

先生的酒量本就不大，几个回合便被灌醉了。

大少爷将先生搀到了先生居住的房间，剩下的事就交给花儿了。

花儿几乎从没看到先生喝成这般模样，她心尖颤颤着，又急又怕，又是毛巾敷头，又是灌醒酒汤，千方百计地照料着先生。

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绳索，拴在花儿与先生身体的某个部位。每当先生做出要呕吐或是抽搐的痛苦表情时，花儿都禁不住用手去揉自己的心窝，似乎她的心窝感觉到的痛苦比先生还要新鲜、敏锐。

到了日头偏西，先生总算缓了过来。他摸过案几上的水烟枪，久久凝视着，似乎不认得如影随形的水烟枪了——砰！水烟枪被重重地顿在了案几上。

花儿刚好提着水进门，禁不住吓了一跳。

我要马上回卫城。这话脱口而出时，先生并没在意花儿正走进来。

中午酒宴上正喝得晕晕乎乎时，卫城巡检司衙门的巡检大人，趴在先生的耳边小声地说：先生，听说英国人很快要来租占咱的威海卫了。

先生一怔，待要再问，却被酒桌上的酒话给打断了。再后来，这话便被淹

没在越来越深的酒里了。

此时，先生的酒差不多消了，淹没在酒里的话便水落石出了，他禁不住哆嗦了……

花儿打量着先生，怯怯地问了一句：这会儿就走？

先生笃定地说：马上就走。

花儿又怯怯地说了一句：天色不早了呀。

先生不再说什么，猛然转身走了出去。他没理会，又将花儿撇下了。

啊，啊……是怎样急的事，把先生扯走了呀……花儿没说什么，看着先生走出了大门，她的身子越来越紧地贴在了门框上，凝成了门框的一部分……

卫城巡检司属文登县衙设在卫城的办事机构，负责卫城内外事务的管理。这里虽不开堂审案，却负责维持城内治安、收缴捐税等事务，在百姓眼里，也算得上森严的衙门了。这时候天色已暗，还好，巡检司衙门还没上大门。

小衙役见是先生造访，不敢怠慢，也不避讳什么，冲后院撅撅嘴示意先生，先生径直走向小后院。

巡检大人卧在后宅的榻上，还没醒过酒来。

先生有点粗鲁地推醒了还沉在酒乡的巡检大人，急切地问：大人，英国人是真的要来租占咱的威海卫？！

巡检醉眼惺忪愣愣地看着先生，继而又连连拍了拍脑袋，瞪大眼睛，问：先生，这话是我说的？我，我说过这话么？这话真是从我嘴里说出的？

先生更愣了：我的耳朵会撒谎还是我的心敢说这样的谎？我是无中生有的人么？

酒，嗨，酒呀……巡检又拍一拍脑袋，变得紧张了。嗨，不该妄议朝廷大事呀，亏得是说与先生你呀。

巡检大人要起身吩咐人上茶，被先生按住了：收起这些吧，快说说究竟。

先生，就算我酒后说过这话，可你就为这个特意从庄园赶来？先生，你用得着为不该操心的事火烧火燎地操心么？

天哪，我的巡检大人呀，这是“不该操心的事”么？这，这事还不值得“火烧火燎地操心”么？！这还不算天大的事么？！

看看，看看，先生你还真急了？巡检大人甚至大度地笑了。我是觉得这八成是空穴来风。即使真有其事，那也该是朝廷操心的事呀。天大的事自然该由“天”来管来操心呀。